

替身之谜

兰玉文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替身之谜

兰玉文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替身之谜

兰玉文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 77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2 插页 263 千字

1987 年 5 月第 1 版 198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0 册

书号：10355·890 定价：2.00 元

内 容 提 要

妻子是假的，替身是谁？儿子是假的，替身是谁？挖掘出的尸体是假的，替身是谁？这一切扑朔迷离、神秘莫测，怎么回事？这是一部以侦察破案为线索的长篇通俗小说。写一个流落在港澳的穷汉，一夜之间成了个大富翁，但在聚敛财富的同时，又是一个感情上的乞丐。美丽的妻子是个毫无感情、毫无人性的怪物，温柔多情的情妇又在资本家的倾轧中被逼至死，亲人也在险恶的环境中不知去向……在回大陆寻找亲人的过程中，几经曲折，终于使他的感情得到净化和升华，使人性得到复归。

故事跌宕起伏，曲折生动，可读性强。

目 录

引 子.....	1
----------	---

上 卷

第 一 章	海外来客.....	5
第 二 章	墓葬质疑.....	20
第 三 章	逃难者.....	56
第 四 章	第一次机会.....	70
第 五 章	生意与计谋.....	89
第 六 章	黄昏酒吧间.....	106
第 七 章	高尚先生.....	132
第 八 章	安眠药与首饰盒.....	144
第 九 章	过河的卒子.....	168
第 十 章	海岛渔村.....	191
第十一章	妻子与情妇.....	222

下 卷

第十二章	异峰突起.....	241
第十三章	死者是谁.....	261

第十四章	病房疑云·····	275
第十五章	夜半“鬼”魂·····	284
第十六章	墓上鲜花·····	304
第十七章	巧替婴儿·····	325
第十八章	相貌复原·····	348
第十九章	替身·····	367

引 子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晚六时三十分，香港各家报社几乎同时收到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消息是由一张装潢考究、红底烫金的请柬带来的：

鄙人欧阳岐山，以南洋电力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委托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高尚先生代理总经理职务，并于今晚九时在光华大酒店七楼餐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届时，高先生亲自向新闻界宣布关于本公司权利过渡的声明。敬请贵报派员光临。

谨此致谢

南洋电力公司董事长：

欧阳岐山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

几分钟内，这张请柬就迅速地转到了各家报社总编办公室。被惊呆了的总编们，一时竟不知如何处置是好了。真是出人意外，这张请柬的出现，就象从童话里跳出来的女妖，突然和神秘得令人难以置信。目前在港内，因南洋电力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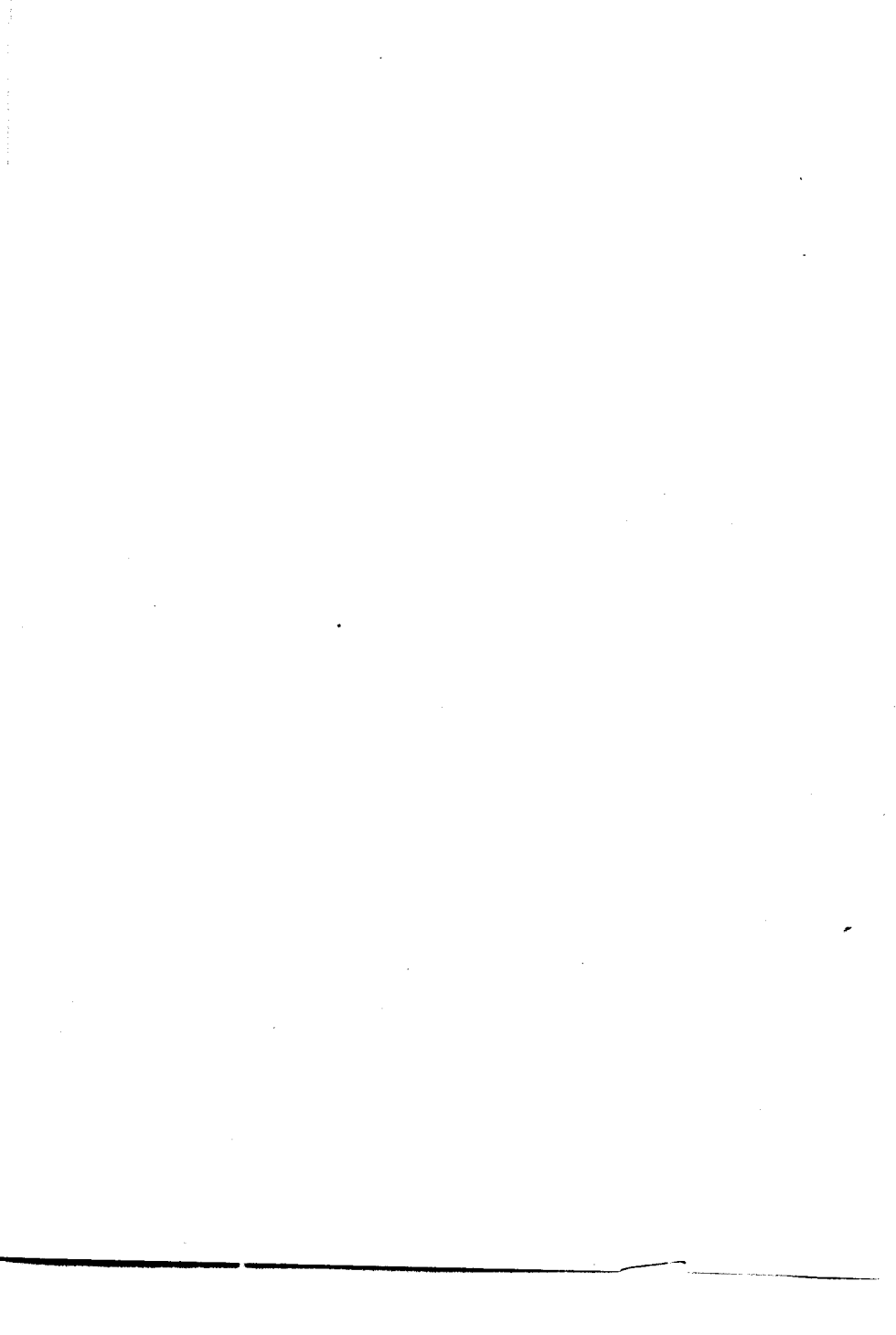
的归属问题而掀起的舆论大波一浪高过一浪，其势愈演愈烈。各通讯社为了取得独家报道权而展开了激烈的新闻鏖战。竞争的焦点就在隐居多年的南洋电力公司董事长——欧阳岐山的下落上。

事情起因于七天前发生的一起海上交通事故。据海上警察厅发布的消息，七天前深夜十一点二十八分，南洋电力公司董事长欧阳岐山的独生子欧阳白浪，与其年轻的太太同乘一艘豪华的私人游艇，在去往澳门的途中与一艘来历不明的小型快艇相撞，当即爆炸，船毁人亡。海上警察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只打捞上部分破碎的尸块，勉强可辨认出是一男一女。根据残存的衣着、牙齿和目击者的证明，遭难者确系南洋电力公司的总经理欧阳白浪和他的英国夫人。而那艘小型快艇的来历，警方正在调查。此次事故非比寻常，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乃至全港工商金融各界顿时骚动起来。这是由遇难者的特殊身份——南洋电力公司总经理引起的。

南洋电力公司是欧阳产业的神经中枢，在港内电力网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唯一敢向强大的莫尔顿电力公司挑战的竞争者，在本港屈指可数的几家大私人企业中被公认为佼佼者，它的动向与金融、工商各界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特别是最近，风传总经理欧阳白浪有改变其父欧阳岐山的经营方针的意图，不再同受英国皇家金融协会支持的莫尔顿电力公司竞争，反而欲向其靠拢，这就引起了各界的密切关注。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撞船事故，总经理本人死于非命。这不仅与该企业十分微妙的经营动向有关，而且出现了继承权的危机。因为南洋电力公司大部股份都是欧阳自家的资本，只有欧阳父子拥有所有权。然而隐居在幕后的

董事长欧阳岐山，突然去向不明，所以舆论的混乱更是有增无减，以至全港新闻界发起了总动员，各家通讯社纷纷派人到世界各地寻访欧阳岐山的下落，可是用尽了全身解数，还是连一只脚印也没有觅到。

欧阳岐山为什么神秘地消失了？他到哪里去了？这突然出现的请柬又作何解释？这一切都成了不解之谜。



上 卷

第 一 章 海外来客

电子钟上的数码盘显示出十一点，夜已经很深了。

彩云宾馆楼内走廊里静悄悄的，一位戴着宽边眼镜的旅客下了电梯，象怕有人跟踪似的，向后瞟了一眼，就朝走廊深处走去。他背后大厅里射出的灯光把他的身影拉得又细又长，奇形怪状地投在前面的地毯上，显得丑陋不堪，就象用特种镜头拍下的耶稣殉难的剪影。他每走过一个门口都细致地察看一番，似乎在辨别门牌号。最后，他走到外事代办处的门口停了下来。

室内，值班的是一个身穿制服的青年，他叫孟雨，今年三十岁。小伙子生得清秀俊雅，齐眉的黑发下长着一对求知欲极强的大眼睛，亮晶晶的，闪着智慧的光，尖削的下颌显得过于文弱，令人联想到京剧里的小生。这正是姑娘们喜欢的那种脸型。此时，他正在甜蜜地追忆着方才女友冬青回眸时留给他的那个寓意深奥的微笑。多么天真，多么神秘，真是难以名状。他猜想，那两片含笑的嘴唇一定特别甜润，可他却一次也没吻过。这倒不是他不想吻，而是被她吓住了。现在一想起来，还觉得余悸未消。那一次，她坐在郊外月亮湖畔的柳树下，闪动着秀丽的双眸，对着深蓝色的月空遐想

的时候，嘴唇上就含着这种微笑。一股甜情蜜意使他激动了，顿时产生了亲吻她的欲望。他猛然抱住了她。正当他如饥似渴地寻找她的嘴唇的当儿，却被她用力推开了。她惊慌地说道：“别，别这样。”过了一会儿，她变得严肃起来，认真地说：“傻瓜，这很危险——口腔是传染病毒的大门。霍乱、肝炎、痢疾都会从这儿传染进去，弄不好还会爬进血吸虫。”

他愣住了，不知所措地望着她那涨得红红的面孔，有些慌神儿。有这么严重吗？嗯，也许因为她是个女医生，出于职业上的谨慎，才对此严加防范吧？也许正是为此，她才不施脂粉，总使身上散发着一股来苏香……

“咚、咚、咚。”清脆的敲门声把他从痴情中唤醒。他立即把他和冬青合影的照片放在抽屉里，迅速整了整衣领。

“请进。”他客气地对着门招呼道。

门推开了，一个全身西装的男人站在他面前。这是一张富于表情的脸，使人一见就难以忘怀，两道浓墨般的宽眉紧贴着礼帽的下沿，显得压抑，皮肤保养得很好，两鬓略染白霜，鼻下蓄着一撮仁丹式小胡，修剪得整整齐齐，显出一派绅士的风度。

来人停在门口，目光游移地打量着对方，仿佛是在决定进退。

“请进，先生。”孟雨有些纳闷，招呼了一声。

没有回音。那人又迟疑了一会儿才走进来，很不自然地回身将门关严。突然，他的目光敏锐起来，在屋内搜寻着。

孟雨更加费解了，向前迈了一步：

“先生，您有什么事？”

“哦——”那人又向后看了一眼，压低嗓音，“就你一个人？”

孟雨感到他举止反常，心想：这可真是个怪人。但他毕竟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外事人员，即使在窘境中也不失礼节。仍客气地说道：“先生，我是夜间值班的，如果您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请讲。”

“我要找一个人。”

孟雨没有立刻答话。他拿起暖瓶，打开茶叶盒，一边沏着茶水，一边猜度着他的身份。

“先生您是——”他把茶水送到客人面前。

“哦，”那人会意地拿出一张印有彩色照片的名片，“请看。”

孟雨接过来，只见上面用铅字印着：

南洋电力公司副经理 阳山

哦？是个港商。孟雨看后很有礼貌地将名片还给对方：

“您是专程来内地找人的吗？”

“不，”阳山断然地回答，“我是回大陆观光的，顺便到本市找人。”他把“顺便”二字说得很重。

“噢，那么，要找的人是您的亲属吗？”

“不……我是受朋友之托，代为……”他仿佛有些不便言明。

“噢，那就请您把要找的人的姓名和地址留下吧。”

孟雨觉得不便深问便打开笔记本，“我们尽力设法帮助您查找。”

阳山的情绪仍然有点紧张，只见他慌忙放下茶杯，掏出手帕擦了一下嘴角，又好象难以启齿似的说：“这——得请

您先答应我一个要求。”

这一下孟雨可有点不悦了。他心想：要找人，不说出姓名和住址，还提什么要求，这可真是怪事。

“好吧——那就请提吧。”

阳山好象根本没有注意到对方的表情，又进一步请求道：“这需要保密。”

“什么？”孟雨被弄糊涂了，他想，不是自己耳朵听错了，就是这人的精神有毛病，不然怎么会提出这样的奇怪要求呢？

“您需要什么？先生。”孟雨问道。

“保密。”他又强调了一句，眼睛盯住对方，态度显得十分固执。

“好吧。”孟雨无可奈何地望着这位奇怪的来客，心里感到很别扭。

阳山象最后下定了决心似的：“不过，我是受人之托，知道得并不太具体。朋友叫我代为查找的是一个孩子，十八年前从香港来到本市。”

“叫什么名字？”

“欧阳钦海。”

“住在哪里？”

“不知道。”

“有什么线索可供参考吗？”孟雨感到这是个难题。

“有一张照片。”阳山迟疑了一会儿，有些为难地说，“但是您只能在这上面看一眼。很抱歉，朋友是这样嘱咐我的。”说着他打开了一个皮夹，取出一张二寸的照片，用手指将两端严密地遮住，只露出中间的一个头像，让孟雨看，

样子极为小心谨慎，生怕孟雨瞧见照片上的其他人。

照片上露出的是一个大约十四五岁的少年，圆脸蛋，大眼睛，胖乎乎的，显得天真可爱。他想，十八年前的这个男孩子现在恐怕比自己还要大得多，这张胖脸蛋也不定变成什么样了。若是仅凭这张照片，就是站在对面也不可能认出来。

更加令人疑惑的是，当他想再细致地看一下这张照片时，阳山却收回了皮夹，转身说了声“拜托。”便走出门去。

孟雨茫然地望着阳山离去的背影，心里布满了疑团。

这是一条新筑的市郊环城公路。因为分区停电，路面上黑森森的，树梢飒飒作响，恐怖躲藏在黑暗中，窥视着人们的胆量。

“啊，那双眼睛一定还在后边盯着自己！”何丽不觉心虚胆寒，一边加快速度蹬着自行车，一边不停地回头张望，仿佛那道不无恶意的目光，也随着她出了宾馆大门，下了台阶，紧跟在后面，现在好象已贴在她的脊背上了。这双眼睛就象一条毒蚂蝗，使她无法摆脱，而且足足盯了她一天了。这使她又气又恼，又惊又怕。

何丽刚从会计学校毕业，就被分配到市人民银行设在彩云宾馆的办事处做出纳员，专门为海外来的旅客兑换人民币代用券。今天一早，象往常一样，她首先用彩色粉笔将国际金融市场上各种货币与黄金的比价以及同人民币的折合率写到黑板上，然后打开兑换窗口开始营业。不大一会儿，一只握着一叠港币的手伸了进来。她接过钱数了一遍，正好两千

元，便按照一比零点三六的折合值递给对方七百二十元代用券。海外来的旅客用这种票券可在指定的商店任意选购商品。

“先生，请您当面点清。”她以职业的口吻热情地关照说。

“哦，谢……啊……”那人最后一个谢字还没说完，突然抬头惊叫了一声。那叠崭新的票券全部撒落在柜台上。

“啊！先生，您怎么了？”何丽捡起票券，又复查了一遍，再一次递向尚未缩回去的那只手，可是这只手竟象触了电似的，不住地颤抖起来，那个人的目光也象凝固了似的，盯着何丽的面孔。

“先生，先生。”她大声地叫了两声，那人才如梦初醒似的伸手接过票券。

“对不起，小姐，实在对不起。”那人一边离开窗口，一边仍然回首瞧着她的脸。

这一幕过去以后，何丽继续给旅客们兑换货币，可是不久她突然又感到有一道表情不明的目光，在前方的某一角落里悄悄地窥视着自己。渐渐地她辨明出这道目光正是发自方才那位旅客的眼睛。这时她才将那声惊叫和这道令她着恼的视线同自己联系起来，但她不明白，自己的脸上到底有什么东西竟使那人惊讶到这种程度，以至对方在刹那间几乎失去了控制？他敢肯定，那惊叫声绝对不是在理智正常情况下发出的。可这是为什么呢？她下意识地抬头向对面的镜子上望去，猛然和那双眼睛相遇了，仿佛那道目光正在镜子里等着她。她就象突然被蝎子蜇了一下，惊得险些失声喊了出来。她急速转身避开，心跳个不停。

“小姐，您怎么了？”一位等着兑换票券的金发碧眼的英国女郎疑惑不解地问。她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看情形像个留学生。

“哦，没什么。”何丽竭力掩饰自己的惊慌，目光再也不敢投向镜面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袭上心头，使她无法安定下来。实际上何丽本不是那种一见生人就羞怯脸红的腼腆姑娘，恰恰相反，象一切意识到自己漂亮并为之自豪的少女一样，她对自己的美貌有足够自信，还常常从别人眼里投来的那种赞美和崇拜的目光中得到欢快和满足，而今天这道目光是她从来未体验过的。那其中含着一股灼情，仿佛从红宝石里发出来的一束激光，能将她整个身心的一切隐秘看透。这不仅令她惶恐，而且使她感到了一种侮辱。她狠狠地向镜子里瞪了一眼便转向另一个窗口。可是，她刚一抬头，发现那道目光也随着移了过来，仍然直愣愣地盯着她。她不禁怒火中烧，真想出去指着他的鼻子数落几句，可是又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去发作，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低下头忍耐着，竭力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吃中午饭的时候，她刚走进餐厅，又发现那双眼睛在一个角落里到处搜寻着，直到看见她以后才象捕到目标似的，直直地盯在她的脸上。她气得饭也没吃便走向宿舍。下午她刚上完课，又看到了那双眼睛早已呆在前方等待她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有放松她，使她真的有点担心了。下班的时间到了，她狠地向那张讨厌的脸上瞪了一眼，急步走出宿舍的大门，直到跨上了自行车心绪才稍微轻松了一些，有一种逃出虎口的感觉。但是还没有骑出十几米，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又袭上心头，仿佛那双眼睛又跟上了她。当她来到这远离市区的郊外公路上